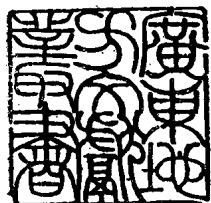


曲江集

张九龄 著
刘斯翰校注





曲江集

张九龄 著

刘斯翰校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曲江集

张九龄 著

刘斯翰校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125印张 497,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50册

书号 10111·1529

定价 5.00元

出版说明

《广东地方文献》，向读者提供有关广东地方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其它方面的文献，以便专业和业余爱好者参考和研究之用。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广泛，不固定部数，分期陆续出版。《曲江集》是其中的一部。

《曲江集》总分诗集、文集两部分，并附著者张九龄年谱简编。本书主要部分是诗集，作了编年、题解、注释。文集仅作了校点。张九龄是以诗歌创作及其政治地位来影响一代诗歌的发展的。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的一人。他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五言律最为突出。他的五言古诗，不崇绮采，自有苍秀朴茂的韵味，其中《感遇》十二首，尤深得风骚比兴之旨。他的五言律，法度严整，语言挺拔，恢然有大家风度。他的五言排律，对仗蝉联，在工整中自然流畅，很少刻镂雕琢的痕迹；非有深厚的功夫，是难达到这种境界的。作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个著名诗人的张九龄，他的诗作是值得后人注意的。

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贡献（代序）

刘逸生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广东的开发是比较晚的，因之，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也比较晚。虽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也笼统地被划入楚国的范围，可是，当时楚国也被称为“蛮”，广东自然是属于“蛮外”。便是楚文化吧，我们知道它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很有势力的一支，可是它到底有多少势力能够跨过五岭，进入南粤，如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南岭山脉这个屏障，是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才算是真正打开的。中原文化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推进到南海之滨的。

秦汉以后，中原文化也许在好些方面影响着广东地区吧，可是，在诗歌方面，却影响得比较晚。

世代生息在南海之滨的广大人民，自然不是不懂得诗歌。“粤风”的来历很古，山有“山歌”，海有“咸水歌”，这些都是源远流长，而且流风所被，至今不绝。那是属于民歌体系，散发着泥土气息，但恐怕又是因为山川阻隔的关系，它没有象长江流域的子夜、吴歃那样幸运，从六朝开始就给人们记录下来；它是回响于山边水涯，却又立刻随风而逝。套用一句旧话，真是“南海明珠久寂寥”，成了文化史上的一段空白。

第一个进入这段空白地带，成为岭南诗人之祖的，就是唐代的开元宰相张九龄。这无疑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就象他第一

个开通了大庾岭的通道一样，是值得后人为之勒碑刻铭的。

自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并不是张九龄之前，全部的岭南人就没有一个人能写诗。正如庄子说的，微风起于萍末。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微到显、由渐到顿的过程。在南朝梁武帝的时候，就有一个名叫刘蒯的广东诗人，并留下了九首作品。张九龄作为岭南的一个著名诗人在开元诗坛中出现，也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广东接受中原文化虽然比较迟，而且过程也显得比较缓慢，但是那步子却是坚实的，没有明显的起伏波折。加上魏晋六朝以来，数百年间，广东没有出现大的战争祸乱，文化上的酝酿涵蓄，一直以抛物线的形式逐步向上。到了唐代，随着岭南的进一步开发，南北交通更加密切（张九龄开通大庾岭路正好应了这种需要），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会，再考虑到唐代是以诗赋取士的这点，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在张九龄之前，就已有诗人墨客在“刺桐花下越台前”、“夹岸荔支红蘸水”的光景中低吟浅唱。

然而，这又如何加以证实呢？

由于种种原因，人类的历史常常留下一大段记载上的空白。正如看一幅云横断山的绘画，分明是一座完整的山，然而当中却空白了一片。你说那空白中也是山，没有人会反对，可是又全无踪影，无可指划。假如有人坚持要求来个“实证”，硬说那段空白的地方“本来无一物”，你要折服这种“实证主义”也真要费许多周折。在这里，我们就用得着王维两句诗：“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虽然没有直接去看太阳，但是通过青苔上反映的阳光，便分明知道太阳的存在。唐代早期岭南的一群诗人，即使只剩下来一个张九龄，也能起着“反照”作用。

正是这位诗人张九龄，通过他的“折光”，让我们能够感觉到

那一幕已消逝的、没有再留下痕迹的存在。或者可以换句话说，张九龄的出现，正好说明站在他的背后和他的周围的一群的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张九龄的诗歌，已溢出它的艺术价值之外。

然而，张九龄诗歌的影响却大大越出了广东。他是继陈子昂之后，力排齐梁颓风，追踪汉魏风骨，打开盛唐局面的重要一人。

胡震亨《唐音癸签》云：

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孟云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者也。

又云：

张曲江五言以兴寄为主，而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承露，故当于尘外置赏。

高棅《唐诗品汇》云：

张曲江《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騷騷乎盛唐矣。

又云：

律体之兴，虽自唐始，盖由梁陈以来，俚句之渐也。唐初王、杨、卢、骆四君子，以俚句相尚，美丽相矜，终未脱陈隋之气习。神龙以后，陈、杜、沈、宋、苏頲、李峤、二张说、九龄之流，相与继述，而此体始盛。

王士禛《古诗选凡例》云：

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

前人的这些议论，几乎是一致的，也都是正确的。然而还需

要补充一点：陈子昂固然是首倡汉魏风骨，力振颓风，在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方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的创作，也能体现了他的理论；但是陈子昂毕竟在仕途上一生坎坷，有志难伸。在他的生前。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对初唐诗坛的影响，毕竟是微弱的。正如龚自珍的僥言伟论，在生前也同样是影响甚微那样。龚自珍是在他身后数十年，那预言式的政治议论才充分获得证实，并得到广泛的认识；而陈子昂，同样是在数十年后，才由盛唐诸公以大量的创作实践来加以证实。从陈子昂到李、杜、王、孟、高、岑之间，有一道重要的桥梁，绝不能加以忽略，那就是张九龄的出现。

张九龄是以他的诗歌创作以及他的政治地位来影响一代诗歌的发展的。

从开元初年开始，张九龄就以左补阙的身分，同右拾遗赵冬曦主持吏部考选，前后数次，都被称为详正公允。其后由司勋员外郎迁为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转为太常少卿，十八年出任桂州都督，二十一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任中书令。直至开元二十四年罢知政事。这二十年间，张九龄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

《旧唐书·文苑传》云：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

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云：

尚书郎卢公讳象，字纬卿，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丞相曲江公方执文衡，揣摩后进，得公，深器之，擢为左补阙、河南府司录、司勋员外郎。

《新唐书·文艺传》云：

王维，字摩诘……开元初擢进士，调大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张九龄执政，擢右拾遗，历监察御史。

又《李泌传》云：

李泌以神童召见，赋《方圆动静》，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张九龄尤所奖爱，常引至卧内。

《文苑英华》独孤及《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云：

补阙讳冉，字茂政……十岁能属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张公深所叹异，谓清颖秀拔，有江徐之风。

从上述这些片鳞只爪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张九龄奖饰人才的用心，更可以想见他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正是由于他提拔、奖掖和团结了一批能诗善文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在诗歌上的主张和实践，也就得到诗坛上许多人的赞扬拥护，进而“蔚成一代风气”。我们不妨这样说：陈子昂提出的诗歌理论，是通过张九龄这座“桥梁”而迅速到达盛唐诗国的。这是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重要贡献。

事实也明白告诉我们，初唐那股齐梁颓风，是直到张九龄当国以后，才完全扭转过来的。这时候，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出现在诗坛上，开辟了“山水清音”一派；王昌龄、王之涣出现在诗坛上，树立了盛唐绝句的典型；李颀出现了，以七言歌行震惊了一代；王湾、王翰、崔颢也出现了；跟着，李白、杜甫这两颗天王巨星便以其绝代才华，照亮了盛唐诗国。这许多奇光异采的明星的涌现，其契机始于陈子昂，而又通过张九龄的扶植、培养、促进，才得以发扬光大，终于形成诗国的崭新局面，耸立起无可企及的艺术丰碑。

当然，张九龄的创作实践对当时诗风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

忽视的。

当六朝绮靡的文风在中国南方变成一场“流行性感冒”的时候，岭南的诗人是否受到影响？假如有影响，那影响又有多大？由于历史上的空白，我们不得而知。如果透过张九龄这个代表人物来看岭南，那么，在张九龄的身上，连一点“六朝金粉”的气息也是嗅不到的。在他遗留下来的全部诗作中，我们找不到他接受南朝官体诗“细菌感染”的痕迹。这是他有意排斥，还是出于个人的性格气质，我们还不很清楚。他是否接受了陈子昂的主张，有意协助陈子昂扫清诗歌前进的道路，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供说明。岭南的民风，向来偏于亢直豪迈，而张九龄本人的性格更是耿介不阿，在创作上与齐梁绮艳格格不入，毋宁是必然的。这是地方风习和本人性格在起着双重作用，无形中走上同陈子昂一致的道路。

张九龄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五言律句最为突出。他的五言古诗，上接汉魏，而与陆士衡、谢康乐为近，不崇绮采，自有苍秀朴茂的韵味，其中《感遇》十二首，尤其深得风骚比兴之旨。置于盛唐大家之前，也毫无愧色。这里引录三首，以见一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颠，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感遇》虽非一时一地之作。其中有的肯定写于出仕之前，

那么，张九龄在早期的创作中，便已同“齐梁之风”截然异趣；但恐怕还不止此，他是要拿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否定还弥漫于初唐朝廷上下的那股绮靡的邪恶的诗风。我们竟可以这样说：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巴蜀有陈子昂，岭南有张九龄，一齐发起了对轻艳淫靡的诗风的攻击，而两人都是以《感遇》为题，则更似“桴鼓相应”。

张九龄是时刻不忘匡君济世的，入仕以后，这种信念更为坚定。这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如《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开头指出“秦帝始求仙，骊山何遽卜”的自相矛盾，下面便直截揭出他：“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土崩失天下，龙斗入函谷”的下场。《登古阳云台》又指出楚王的荒淫：“方此全盛时，岂无婵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荡官观启。”而结以“蔓草今如积，朝云为谁起。”借古讽今，意在劝诫。与朝中佞臣扇扬的官体诗正处在一个对立面。

张九龄的五言律诗在初唐后期也自名一家。胡应麟《诗薮》云：

接迹王、杨，齐肩沈、宋，则李峤、苏颋、张说、九龄最著。诸公才力，大都在鲁、卫间。

说得颇为中肯。

大抵张九龄的五律，法度严整，语言挺拔，恢然自有大家风度。其《望月怀远》云：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此诗与后来的盛唐大家相较，完全可以分庭抗礼。

《秋夕望月》云：

清迥江城月，流光万里同。所思如梦里，相望在庭中。

皎洁青苔露，萧条黄叶风。含情不得语，频使桂华空。

《初发曲江溪中》云：

溪流清且深，松石复阴临。正尔可嘉处，胡为无赏心。

我由不忍别，物亦有缘侵。自匪常行迈，谁能知此音？

清峻雅洁，尽洗浮华。这正是张九龄五言律句的特色。

他的五言排律也颇有可观。对仗蝉联，在工整中自然流畅，很少刻镂雕琢的痕迹。非有深厚的功夫，是很难达到这种境界的。这里且举《南还以诗代书赠京都旧僚》中数联为例：

树晚犹葱茜，江寒尚渺瀟。士风从楚别，山水入湘奇。

石漱相奔触，烟林更蔽亏。层崖夹洞浦，轻舸泛澄漪。松桩行皆傍，禽鱼动辄随。惜哉边地隔，不与故人窥。

张九龄这些作品的出现，我们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张九龄是以奖掖风雅的当朝大臣的身分进行创作的。由于他的身分地位和社会声望，他的作品自然带有一种大的影响力量，足以转移或左右诗坛上的风气。这就不是陈子昂所能做到的。

第二，初唐诗坛上的齐梁颓风，到了先天、开元之间，已进入穷途末路，许多人都迫切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事实上也已有人在进行探索。恰在此时，张九龄以朝廷大臣的身分，参与了这一探索，这就使探索者增加了勇气和信心，加速了诗坛上风气的转变。

第三，张九龄公忠为国、正直不阿的道德品格，不但贯注于他的诗歌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政治措施上，他生平处理几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保护太子，阻李林甫、牛仙客拜相，知安禄山必反，铁骨铮铮，昭然在人耳目。做到“人如其诗，诗如其人”。这样也就为诗坛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促进诗坛风气的改变。

这些，都是我们读《曲江集》时不应忽略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张九龄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许诸人下。《新唐书·文艺传》载徐坚之言，谓其文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今观其《感遇》诸作，神味超轶，可与陈子昂方驾，文笔宏博典实，有垂绅正笏气象，亦具见大雅之遗。坚局于当时风气，以富艳求之，不足以定论。

作为岭南历史上第一个著名诗人的张九龄，他的诗作是值得后人注意的。

凡 例

一 本集诗文，以《广东丛书》第一集之《张曲江集》为底本。该版本实为清雍正十二年张氏裔孙振文所刻之祠堂本，然经温汝适手校，而为徐氏南州书楼度藏。

二 本集不依原底本之卷数，总分诗集、文集两部分。诗集按编年重定次第，文集仍按底本次序。

三 诗集部分采取编年、题解、注释、校订。昔何格恩氏尝作《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刊于《广东文物》，其于张诗之有可考者作了相当大量的考证工作，功不可没。今因其成果，而参以己意，作张诗编年。

四 张诗向无注释本行世，今勉为之作简要注释。于难字、难句则详之，其余则略。以编年及注释参校，张氏生平行止及思想，可概见也。

五 张诗之校订，据底本中温汝适所作批校。其中《文苑英华》部分，取中华书局影印本重校，补充并订正若干；《古诗纪》因未得善本，姑仍其旧；又增入《全唐诗》之校勘。使重要异同，庶几大备。又底本并非尽善，其疑有误谬及不若他本之处，均于注中说明，正文不予改动。

六 文集部分，仅作标点，未加注释。盖柳子厚尝言之：“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又其内容大半为制诏碑铭，

一般读者无须过重，专业读者不烦更注。唯于文中明显错误，据《金唐文》酌予校订。

七 集后附张九龄年谱简编，兼注明各年诗作之始末，供读者查检一便。

八 本集在注释校订过程中，得亲友及编辑同志鼎力支持，匡正纠谬。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张九龄对唐代诗歌的贡献（代序）	刘逸生 1
凡例	10

【诗集】

浈阳峡	3
读书岩中寄沈郎中	5
初发道中寄远	7
商洛山行怀古	8
使还湘水	10
初入湘中有喜	12
自湘水南行	13
初发曲江溪中	14
自始兴溪夜上赴岭	15
使还都湘东作	17
南阳道中作	19
送窦校书见钱得云中辨江树	21
送韦城李少府	23
送苏主簿赴偃师	24
剪彩	26
折杨柳	28

巫山高	29
赋得自君之出矣	80
和崔黄门寓直夜听蝉之作	31
高斋闲望言怀	33
秋怀	34
别乡人南还	85
奉和吏部崔尚书雨后大明朝堂望南山	36
和崔尚书喜雨	39
奉和圣制龙池篇	41
与袁补阙寻蔡拾遗，会此公出行。后蔡有五韵诗见赠， 以此篇答焉	43
和黄门卢侍郎咏竹	45
饯济阴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叶	46
酬赵二侍郎使西军赠两省旧僚之作	48
和姚令公从幸温汤喜雪	51
苏侍郎紫微庭各赋一物得芍药	53
故刑部李尚书挽歌词三首	55
送使广州	58
送姚评事入蜀各赋一物得卜肆	59
答陈拾遗赠竹簪	60
送杨府李功曹	62
和苏侍郎小园夕霁寄诸弟	68
登乐游春望书怀	65
登总持寺阁	67
答太常靳博士见赠一绝	69
和姚令公哭李尚书乂	70